

中国古代文化普及丛书

墨

子

(上)

喀什维吾尔文

4
12
1

墨 子(上)

原著 [战国] 墨子
主编 唐异常 杨新正
注译 肖双荣 刘澍心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乌斯满江·祖农

封面设计: 红 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先秦)墨翟著.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1.12

(中国古代文化普及丛书/唐异常, 杨新正主编)

ISBN 7—5373—0930—2

I. 墨… II. 墨… III. ①墨子—注释 ②墨子—译文

IV. B2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6504号

中国古代文化普及丛书(全30册)

唐异常 杨新正 主编

* * * *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喀什市塔吾古孜路14号)

湖南省宁乡城北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00×1092(毫米) 1/32 印张: 201 字数: 3010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73-0930-2/G·192

(全35册)定价: 245.00元

前言

《墨子》一书是先秦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墨子和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的一部文化巨著，是墨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与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鼎立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大流派学说。

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应生卒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他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做过宋国大夫，然后广收门徒，长期致力于私人办学事业。他也曾率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宋、齐、卫、楚、魏等国。

《墨子》一书大多是墨子言行的记录，原有七十一篇，流传至今的有十五卷五十三篇。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

经说：包括《经》、《经说》、《大取》、《小取》，即后人所说的“墨辩”，或“墨经”，再加上《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和《三辩》，集中反映了墨子的学术思想。其中，《大取》、《小取》和《经》、《经说》中阐述了他的逻辑学思想，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古印度的“因明学”合称为世界逻辑学的三大渊源。《经》和《经说》中对物体运动中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针孔成像、点线面体圆等概念进行了论述，是我国力学、光学、几何学等领域最早的论述。

论说，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和《非儒》，系统地表现了墨子的政治观点，处处闪耀着爱民、为民等平民

思想的光辉。墨子一生都在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四处游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湑，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墨语：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记录了墨子和外界辩说的一言一行，主要是在具体论争语境中墨子结合现实事例对自己学说的生动阐发和引申。墨子不像孔子一样“述”而不“辩”。孔子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因此总是慎言谨行。墨子于论辩中总是积极主动、针锋相对，他能及时抓住对方论点中的纰漏，巧妙设榫，然后一针见血地驳斥对方，使之无言以对。

战备：包括《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篇，集中反映了墨子的军事思想。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所以他的战略和战术只涉及军事防御。从思想动员、军纪建设、武器装备、排兵布阵、迎敌作战以及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无论巨细都作了周详的论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尚贤、尚同，是《墨子》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

普天同利，是《墨子》的基本道德观念。墨子言利，不是利己，而是“交相利”、“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

人。”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诸侯、家主、人人、君臣、父子、兄弟、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宽容、平等，是墨子的全部理想。其他如“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贵义”等思想都是服务于兼爱这一理想的实现的。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着重批判了儒家的命定论、等级制度、厚葬久丧、繁饰礼乐以及孔子表面上温良恭俭让，而实际上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墨子追求真理，辩证地看待问题，“非儒”的同时，仍然“称于孔子”，并不忌讳肯定孔子学说中合理的成分。

墨子是思想上的巨人，然而“行不在服”，生活中的墨子朴素、自然、节用、敏行，“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身体力行其平民思想。

墨子勤于实践。公元前 445 年左右，墨子日夜兼程，奔波十余天去制止楚国攻打宋国。墨子首先以“非攻”的道理打动公输盘和楚王，又与公输盘进行攻防演习，并派其弟子赶往宋国，准备以他发明的防守武器与作战方法迎接楚国的进攻，迫使楚国放弃了攻宋计划。墨子就这样亲身实践着他的“非攻”思想和军事防守战术。

墨子的许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公正、合理、平等、和谐、美好的社会仍值得借鉴和学习，但其中“天志”等唯心主义思想，“明鬼”等落后的宗教观念，在科学知识尚未完全普及、不可忌言蒙昧的今天仍需我们加以审慎

的批判。

本书原文错讹之处,均以()表示,订正增补之处则以[]表示,不作校证。请读者注意。

目 录

一 亲士	(1)
二 修身	(4)
三 所染	(7)
四 法仪	(10)
五 七患	(13)
六 辞过	(17)
七 三辩	(22)
八 尚贤(上)	(24)
九 尚贤(中)	(28)
十 尚贤(下)	(37)
十一 尚同(上)	(43)
十二 尚同(中)	(47)
十三 尚同(下)	(56)
十四 兼爱(上)	(63)
十五 兼爱(中)	(66)
十六 兼爱(下)	(72)
十七 非攻(上)	(83)
十八 非攻(中)	(85)
十九 非攻(下)	(90)
二十 节用(上)	(98)
二十一 节用(中)	(101)
二十二 节用(下)阙	(104)
二十三 节葬(上)阙	(104)
二十四 节葬(中)阙	(104)
二十五 节葬(下)	(105)

二十六	天志(上)·····	(115)
二十七	天志(中)·····	(120)
二十八	天志(下)·····	(129)
二十九	明鬼(上)阙·····	(138)
三十	明鬼(中)阙·····	(138)
三十一	明鬼(下)·····	(139)
三十二	非乐(上)·····	(153)
三十三	非乐(中)阙·····	(160)
三十四	非乐(下)阙·····	(160)
三十五	非命(上)·····	(161)
三十六	非命(中)·····	(167)
三十七	非命(下)·····	(171)
三十八	非儒(上)阙·····	(177)
三十九	非儒(下)·····	(178)
四十	经上·····	(187)
四十一	经下·····	(195)
四十二	经说(上)·····	(203)
四十三	经说(下)·····	(214)
四十四	大取·····	(231)
四十五	小取·····	(239)
四十六	耕柱·····	(244)
四十七	贵义·····	(253)
四十八	公孟·····	(260)
四十九	鲁问·····	(271)
五十	公输·····	(283)
五十一	阙·····	(286)
五十二	备城门·····	(287)

五十三	备高临	(301)
五十四	阙	(303)
五十五	阙	(303)
五十六	备梯	(304)
五十七	阙	(308)
五十八	备水	(309)
五十九	阙	(310)
六十	阙	(310)
六十一	备突	(311)
六十二	备穴	(312)
六十三	备城傅	(319)
六十四	阙	(324)
六十五	阙	(324)
六十六	阙	(324)
六十七	阙	(324)
六十八	迎敌词	(325)
六十九	旗帜	(329)
七十	号令	(332)
七十一	杂守	(350)

一 亲士

【导读】本篇以重用贤士的君王和糟塌人才的昏君为例，说明爱贤、重贤关系到兴衰成败。统治者要举用贤士，还必须具备宽容、体谅的态度，能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

【原文】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①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退]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②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③之臣，上必有谄谄^④之下，分议者延延^⑤，而（支苟）[交敬]^⑥者谄谄，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暗，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⑦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铍^⑧，铍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⑨，错者必先靡^⑩。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⑪。是故比干之殪^⑫，其抗^⑬也；孟贲^⑭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⑮，其美也；吴起之裂^⑯，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

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不取〕。〔而〕取同（而已）〔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¹⁷，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境埆¹⁸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注释】①摄：同“慑”，威摄。②逼臣：逼同“嬖”，受宠的意思，逼臣即倖臣，权臣。③弗弗：弗通“拂”，敢于面对国君诤谏的意思。④谔谔（è，è 恶）：同“愕愕”，直言进谏的样子。⑤延延：此处指议事的人争议不息，反复辩论的意思。⑥交敬：相互指责的意思。⑦归：同“馈”。⑧鉞（xiān，先）：锋利。⑨错：同“厝”，磨刀石。⑩靡：损坏。11、暴：同“曝”。12、殪（yì，义）：死。13、抗：刚正不屈的意思。14、贲（bēn，奔）。15、沈：同“沉”。16、裂：女裂，酷刑。17、昭昭：此同下文的“潦潦”、“燎燎”、“尧尧”均寓含事物并不是绝对的，都有其兼容的另一面。18、境埆（qiāoquè 敲雀）：土地坚硬而瘠薄。

【译文】

治理国家却不关心国中的士人，那么就亡国了。发现贤才却不急于举用，他们便会怠慢国君了。不是贤才，就不能解救国君的急难；不是士人，就不能为国谋划。怠慢贤才，忘记士人，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从来没有的事。

从前晋文公出奔国外，后来却成为天下的盟主；齐桓公出奔国外，后来却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遇到吴王的屈辱，后来还能成为威摄中原的贤君。这三个人能功成名就于天下，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忍受过极大的耻辱。最上等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了，但有办法获得成功，这就叫善于用人。

我听说过：“并非没有安适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非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所以君子自己承担难事，而让别人承担容易之事；众人却是自己处于容易的境地，而让别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君子做官的时候不会改变自己原来的志向，丢官的时候能探究实情；即使杂处在平庸的百姓里，也始终没有怨恨之心，因为君子有自信心。因此，去

做自己所感到艰难的事，就必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没听说过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却能免除那由此带来的令人厌恶的事。

所以，权臣会伤害国君，谄媚的臣下会伤害主上。国君一定要有敢于诤谏之臣，主上一定要有敢于直言的臣下。议事的人反复辩论，能互相微戒的人谏诤直谏，这样才能够保国安民。

臣下如果只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去劝谏，国君左右近臣默不作声，离国君远的臣子也闭口不言，怨恨就会深结于百姓心中；谄谀之臣在国君身边，好的建议、主张被堵塞，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贤士，因而身遭杀戮，丧失了天下吗？所以说：馈赠国宝，不如举荐贤士。

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是最锐利的，但锐利的必定先折断；有五把刀，其中一把磨利过，但磨利过的必定先损毁。所以甘甜的井水先干涸，乔木先被砍伐，灵龟的甲先被烧灼，神蛇先被曝晒。所以说，比干之死，是因为他刚正不屈；孟贲被杀，是因为他勇力过人；西施被沉江中，是因为她太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搞变革的事业。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长处，所以说：太盛就难以保全。

所以虽然有贤明的国君，也不爱无功的臣子；虽有慈父也不爱无益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其事而居其位，他就不是应该占据这个职位的人；不能胜任那种官爵而拥有那样的俸禄，他就不是应该享受这种俸禄的人。良弓难以张开，但能够射到高处，射入深处；良马难以驾驭，但能够负载重物到远方；良才难以使唤，但能够使国君受到尊敬。因此江河不嫌弃小溪注满到它里面，所以水流量大。圣人遇事不推辞，不违背事理，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因此，江河里的水流，不是一个源头之水；价值升金的皮衣，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白皮能制成的。哪有同道的人不取用，却去用与自己私意相同的人呢？那样做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王的原则了。因此天地并不永恒光明，大水并不一定清澈，大火并不一定燎原不灭，君王的德行并非高不可攀。至于管理千人之众的官吏，他为政如果刚直得象箭杆，板平得像磨刀石，就不能包容万物了。因此狭隘的小溪干涸得快，水浅的川流枯竭得快，坚硬贫瘠的土地不会生长五谷。君主淳厚和恩泽，如果不能超出官中，就不能流布到全国了。

二 修身

【导读】君子之道应是“贫则无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应该明察是非，讲究信用，注重实际。

【原文】

君子战虽有陈^①，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②；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迹来远，君子察迹而迹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潜慝^③之言，无入之耳；批扞^④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荑]^⑤，无存之心，虽有诋讦^⑥之民，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⑦，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⑧。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非]智无察，在身而（情）[惰]，反其（路）[务]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⑨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注释】①陈：同“阵”，阵法。②丰末：丰，茂盛；末，枝节。③群慝(zèntè特)：背后攻击，中伤他人。④扞：抨击。⑤蓂：此处引申为念头的意思。⑥讦(jiè杰)：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隐私。⑦华发墮颠：指头发变白直至秃顶。墮(huī灰)：毁坏。⑧耗(hào号)：败坏。⑨戴：同“载”，载道。

【译文】

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以勇敢为根本；治丧虽然有礼仪，但以哀痛为根本；士人虽然有学问，但以品行为根本。因此根基立得不牢固，就别务求细枝末节的茂盛；关系近的人不能相亲，就别务求招徕远方之人；亲戚不归附，就别务求对外交际；办事有始无终，就别务求多种事业；举一事物却不能弄明白，就别务求博闻广见。

因此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方之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因而他们也跟着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自知不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到毁谤，因而就反躬自问，检查自己，以此人们的怨言减少了，而自身品行的修养提高了。谗言恶语，不去听它；攻击人家的言论，不去说它；伤害人家的念头，不要存在心里。那么，虽然有喜欢诋毁、揭发隐私的人，也就无处依存了。

因此君子力量日益强劲，志愿日益远大，高尚的品行日益完善。君子之道，贫穷时就表现出廉洁，富贵时就表现出仁义，生前受人爱戴，死后被人哀悼。这四种行为不可虚假，是由于反躬自问、从事自身修养才能做到的。存在于心中的，是无尽的爱；动之于身的，是无尽的恭敬；讲出于口的，是不竭的典雅之言。这种修养贯彻于全身，一直到头发花白、秃顶，而还坚持修身不停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他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人，他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钱财不肯分给别人的人，不值得跟他交朋友；守道不专一、认识事物不广博、分辨是非不能明察的人，不值得跟他交往。根基不牢固必然危及枝节，有勇气而不能修身的人，他后来必定懈怠。源头混浊，水浪不会清澈；行为不诚实，名声必然败坏。名声不会徒然而生，荣誉不会自己增长。功业告成，而后名声也就有了，名誉不可虚假，是由于反躬自问、从事自身修养才能取得的。致力于空谈而行动迟缓，即使能言善辩，人们必定不愿听；出力多而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劳苦，必定不为人所取。聪明的人心中明白，但不

夸夸其谈，出力多但不自夸功劳，因此名扬天下。言谈不求多，而求睿智；不求华丽，而求明察。因此，既无智慧又不能明察，自身又懒惰，那就是与当务之事背道而驰了。

善良的品行如果不能在内心起主导作用，那就不能保持，好的品行如果自身不能审辨，那就不能树立。名声不能轻易得到，荣誉不能用巧诈的方法树立，君子是用自己的身体载道而行的。谋利之心很重，忘记名声又很快，却可以成为天下的贤士，是从来没有的。

三 所染

【导读】人的影响有如染丝。无论君王、臣子、贤士，与好坏不同的人相处，潜移默化，影响巨大，所以都要选择好自己的亲信与朋友，以使“所染”得当。

【原文】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①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僂^②。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③、太宰嚭^④，智伯瑤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⑤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⑥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